



奧若什科娃短篇小說集

施 友 松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奧若什科娃短篇小說集

施友松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北京

E. Orzeszkowa
OPOWIADANIA

据 Э. ОЖЕПКО: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5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及 Э. ОЖЕПКО: РАССКАЗЫ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轉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4 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号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 644 字數 126,000 开本 850×168 1/32 印張 5 $\frac{11}{16}$ 插頁 2

1957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1000 册

定價 (6) 2.80 元

目 次

荒年.....	1
不愉快的山歌.....	16
安东宁娜小姐.....	94
A.....B.....C.....	128
达傑烏什.....	159
譯后記.....	176

荒 年

听一听吧，高贵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我要向你们讲一个短短的故事。

你们曾否有过一个时期，从你们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把目光投向真正的下层社会，深入到那些阴暗的、颠连无告的、丧失了一切美好事物的社会阶层？那些阶层的命运便是沉重的劳动。你们曾否看见：什么样的苦难在那儿的最底层煎熬，什么样的痛苦从内部撕裂这个——在你们的观念中是模糊的——扰扰攘攘的人群？

啊，高贵的先生们和女士们，你们总以为：在这些粗野的、不雅观的下层社会中，唯有污穢和愚蠢罢了，为什么要向那儿瞥视呢？诚然是这样。假如你们不愿意让自己喜气洋洋的面孔阴郁起来，就别接近老百姓吧；最好是到枝形吊灯照得通明、香气馥郁的客厅里去，在那儿跳舞吧，享乐吧。但是，假如在你们中间还有良心，它们珍贵的不是堂堂的外表，而是真正的人性的话，假如还有理智，它们想探求社会灾难的原因的话，那么，就让它们仔细瞧瞧千百万人的生活，让他们仔细瞧瞧艰苦的、惨淡的生活吧，——要知道较为幸运的人们对它的判断很少是正确的；他们十之八九是诽谤它、污蔑它。在那儿，你们的心将发现生活的悲

剧和爱情的目的，而理智將获得喚醒它們力求进步、力求那样一种进步的知識：它將使幸福加速到来，不是为了独夫，不是为了优胜者，而是为了大多数人。

我的故事是很短的。这只是世界上千百万次重演着的悲剧之一，那些悲剧在人类的愚昧可憐的一部分中癡狂地上演，而后就消逝了，連痕跡也不留下。当它的消息达到我的耳鼓时，我也曾驚訝地思索：直到今日，在上帝創造的世界上还在扮演这样的悲剧。

那么，高貴的、文明的先生們和女士們，就請你們听一听愚昧可憐的人的故事吧。

* * *

一八五四到一八五五和一八五六年是非常悽慘的。飢荒，可怕的飢荒以不堪忍受的痛苦折磨着老百姓的胸膛；成千上万的人——国家倚靠他們的劳动才有每日的粮食、才有可庆的丰年的人——相繼餓死了。

悲哀的、沉痛的、絕望的呻吟从老百姓的胸膛里迸出来：“面包啊！面包啊！”——它的回声在天空中迴响，在地面上盪漾。老天爷在夏季送来了最严酷的暑热，在春天送来了最充沛的雨水。裸麦在平地上腐爛，在山崗上枯焦。时运亨通的伙計們心花大开，而老百姓却用尽最后的气力呼喊：“面包啊！面包啊！”

在上面所說的三年中的哪一年——我不清楚，在什么地方——我不說，有一座白色的、漂亮的紳士庄园。屋宇像是用明淨的大窗戶冷眼旁觀着世界，牽牛花沿着台阶蔓延，周圍長着剪得平平的、間杂着延命菊和鈴蘭的青草。在大門外展开寬廣的田地和草場，五顏六色，如同地毯一般。过了草場，一条狹窄的、然而水深流急的小河在奔瀉。从河那边到長滿杜松的山崗，倚伏

着一个灰色的、貧苦的小村庄。在低矮的农舍后面現出几个高高的十字架，而不远的地方，有一叢小樺林閃着白色的树皮，簌簌地响着，彷彿想用它的簇叶的憂郁的歌兒撫慰臉色蒼白的村童入眠。

庄园里住了一位年輕有錢的东家；他在不久以前結了婚，好像是在某个大城市里。东家是厚道的——他不欺負人，不打他們，不罵他們，可也不和他們打交道；然而这是沒有必要的，要曉得东家有管家幹那一套哪。何況他和愚昧的老百姓有什么可談的呢？东家經常讀書，可是有誰猜得到：他从書本子里讀到了多少好东西，假如他不能按照它們学会博爱的話！？……常常有客人來到；东家慇懃地出來迎接他們，和先生們接吻，对太太們鞠躬，把他們請进漂亮的客厅，不止一次，在半夜三更从白屋子寬敞的窗戶里傳出活躍的語声、快乐的嘻笑和美妙的音乐。

女东家的臉蛋兒白白的，像百合花瓣似的，鮮紅的櫻唇，烏黑的大眼睛；一双手兒是纖纖素手，而仪态是雍容華貴的。她同样是厚道的，因为她既不責罵也不羞辱任何人，不过，庄稼汉她是不能容忍的。本色粗呢上衣的气味和粗魯的村言俗語她受不了。在娘家她从来沒有見過农民，总是听爸爸講：他們全是懶汉和小偷，而从媽媽那兒听到的是：和平民来往是有失体統的。話也得說回來，她幹嗎要和庄稼汉往来？难道她認識的高貴的太太和先生还少么？女东家經常彈鋼琴，可是有誰猜得到：音乐用什么样的声音充滿着她的心，假使沒有用博爱的声音充滿它的話？！……

小村子里住了三十家农户，主宰着他們的是……可怕的、殘酷無情的飢荒。

在这小村子里，有一栋小房子坐落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圍

繞在树木当中；它显得有点特別清淨悅目，虽然是低矮的和灰色的。这是从前的殷实戶主西蒙·哈尔瓦尔的房子。西蒙过去的确是富裕的——他有過兩匹馬，一对犍牛，粮食通常是全年够吃，对一个农民來說，还需要什么呢？可是，来了几个五谷歉收的年头，馬上看出来：原来哈尔瓦尔的家当並不是吃著不穷的。他卖掉了一匹馬，而后又卖掉了另一匹，一头犍牛倒斃了，跟着裸麦也沒有了。哈尔瓦尔起早摸黑，燒酒也不喝，然而，不管勤劳也好，戒酒也好，全不济事；飢荒漸漸地折磨他。秋天，哈尔瓦尔家里烤的是大麦做的面包，冬天是麩皮做的，到春天可就連麩皮也沒有了……他們开始吃草。哈尔瓦尔哭了，用破了的粗呢上衣的袖子拭擦眼淚。他到庄园里去乞求粮食；庄园里每星期給他一加尔涅茨^①裸麦；难道这对一个庄稼汉算少嗎？对哈尔瓦尔显然少了，因为他有老婆和孩子。星期一和星期二家里吃的是用老爷的裸麦煮的薄羹，过后从新煮食青草。哈尔瓦尔哭了，因为他有老婆和孩子。

哈尔瓦尔有四个孩子。最小的躺在柳条編成的、用粗繩子吊在屋角隅的搖籃里，他不是睡覺，便是尖叫；第二个在地上爬行，多半是和小貓一同坐在条凳底下；第三个是小姑娘，白天照看兩個小的孩子，一到黃昏便在壁爐上蜷縮着打瞌睡；哈尔瓦尔第四个、也是最大的女兒甘卡有十五岁了。他是村子里出名的最漂亮的姑娘，当她長大了的时候，生得亭亭玉立，彷彿是矮树叢中的小白樺；眼睛是淺藍色的，像毋忘儂花一样，目光有那么一种說不出的嫵媚，会使你心不由主地爱上了这个姑娘；兩根濃密的淺色的髮辮有时盤在她晒黑了的、然而平滑潔淨的額上，有

^① 加尔涅茨，旧谷物容量名，一加尔涅茨的容量，相当於公制3.28公升。

时散开来，从白头巾下直垂到腰后。

当哈尔瓦尔还不知道贫穷是什么，他家里吃的不是青草而是面包的时候，甘卡常常打扮自己，穿一件红色的胸衣，项下挂一串珍珠，浅色的头髮中络上一根鲜红的小带子，於是，全村的年轻小伙子们要把眼光从她身上挪开是办不到的，虽然谈到遣媒说合的话，还嫌她年龄太小。

在全村的小伙子当中，有个十八岁的瓦西列克·赫玛拉，他把最温柔和最热情的目光投射在甘卡身上。小伙子是个数一数二的青年。他是一个既不喝酒而又能干的工人。正直而且老成——从眼睛里看得出来；面孔是绯红的，容光焕发。甘卡早就认得瓦西列克，小时候他们在一块儿放牧牛羊；后来，当她开始帮妈妈料理家务，每天跑到井边去打水时，瓦西列克时常出现在那儿；他从她手里夺过桶子，汲满了水提到她家门前，而他和她並排走着，他们那样快乐地和高声地谈笑，甚至惹得邻人们也从篱笆后面窥视。

当他们一同在庄园里干活的时候，瓦西列克总是帮助甘卡，回家时便要求她给他唱个歌儿作为酬劳；甘卡唱着，小伙子用热情的目光望着她。女郎和快活老成的瓦西列克很要好。和他在一块的时候，她常常更愿意去服劳役，对他的母亲鞠躬也比对别的女人低些，假如和他长久没有见面，她便凝视着往村里去的道路，直到泪水迷糊了蓝色的眼睛，而芳心中不知何故变得那样抑郁：连上帝创造的世界也不可爱了。

一种强大的力量——它好像在沙龙里和小村子里同样被称为爱情——使大自然和人民的两个年轻纯洁的孩子互相吸引着。

有一回——还在那种时候：哈尔瓦尔家里不缺面包，而甘卡

是十四岁——哈尔瓦尔走失了一只小綿羊，打發甘卡去追寻。女郎在田野間来回走了許久，太陽已快落山的时候，她碰見了瓦西列克。他們开始一同找寻，在远离村子的地方找到了小綿羊，赶着它在前面走，慢慢回家来。这是晚夏中一个安靜甜蜜的黄昏；小樺林喧响着，远处有小伙子們吹着蘆笛，在上帝創造的世界上不知怎的那样优美同时却又那样抑郁……憂愁攔住了甘卡和瓦西列克的心……他們默默地走着。

“甘卡，”瓦西列克終於說了，抬起头望着她。“沒有人托媒到你家来嗎？”

“有誰呢？”臉上泛起紅暈的甘卡低声回答。“誰也沒有。”

“假如有人托媒来呢？”瓦西列克問，一會兒望着地下，一會兒瞧着女郎。

“那又怎么样？”她回答。“我求媽別答应他們就完了。”

“为什么你求媽別答应他們呢？”

女郎不回答，只是垂下眼睛。

“假如我托媒人到你家来呢？”瓦西列克又問。

“你果真要說么，瓦西列克！”甘卡低声說，滿臉都紅了。

“假如我托媒人来呢？”小伙子固執地說。“喂，怎么样，講吧，你也求媽別答应他們嗎？”

“我求媽答应他們就是了。”甘卡說，用手蒙着臉。

这时候，他們站在小樺林的旁边；風兒親切地颯颯作响，蘆笛悠揚地吹着，天空是晴朗的。幸福的、多情的瓦西列克擁抱了羞答答的甘卡，第一次熱烈地吻她。

甘卡和瓦西列克深深地相愛着。他們的父母知道了這回事，而且贊同孩子們的愛情，可就是無力舉辦婚禮，因此，決定等到寬裕的時候再讓他們按照教會儀式結婚。一對年輕人並沒有

因此抱怨，因為他們本來就好好地在一塊幹活，互相愛慕，而且幻想……

幻想！當談到庄稼人的時候，這是一種可怕的說法啊！難道庄稼人在幻想麼？呀，正是！庄稼人也在幻想啦，當他們年紀輕輕、沒有被生活担子和沉重的勞動壓倒的時候，當他們心里的人的感情沒有被從老爺的釀酒廠里源源流出的燒酒澆滅的時候。

就這樣，甘卡和瓦西列克幻想着將來。在休假的日子裡，他們不止一次坐在屋子門檻上談着：不久要結婚了，他們將有他們自己的小房子，雪白的，干干淨淨的。爸爸會給甘卡一头母牛，媽媽呢——滿滿一箱紅裙子和繡了紅花的白襯衣。甘卡將成為自己家里的好主婦，而瓦西列克要開始盡力幹活，來減輕她的勞動，並且任何時候，一生中任何時候都不喝酒；他們將在牆上挂起燙金的小聖像畫；屋子前面要種上几壠萬壽菊和紅罌粟花，而彼此要深深地相愛着，深深地、永遠地、熱烈地相愛着；他們怎麼會不相愛啊，如果他們兩口子那樣好！

一對青年人幻想着，時光易逝，一天完了，月亮照着他們淺色的頭髮，而他們依旧坐在門檻上，手臂挽着手臂，眼睛望着眼睛，輕輕地、甜蜜地、誠摯地交談着。

有時候，瓦西列克和甘卡一同走過老爺莊園旁邊，他指着東家潔白明亮的屋子說：

“那兒有多美，甘卡！”

而她回答：

“假如我是一個有錢的小姐，那我已經嫁了你，我們也住在這樣漂亮的屋子里了。”

“只要我們結了婚，我們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也會過得好好的。”小伙子說，於是，兩人不再羨慕有錢老爺的莊園，望了望走

了。

冬天过去了，严重的飢荒向村里窺伺；瓦西列克家里和甘卡家里已經連大麥面包也沒有了。

青年人的面孔迅速消瘦了，瓦西列克的眼眶陷下去了。甘卡眼睛里活潑的天藍色也逐漸消失，因为飢荒是可怕的破坏者：它侵蝕胸膛，使面孔變黑，熄灭眼睛的光輝。但是，兩個青年人怨天，不尤人，尽可能幹活。只是瓦西列克現在难得笑了，而甘卡也不再歌唱，然而他們仍然和先前一样相親相愛，甚至更堅貞。

春天来了，麩皮做的面包也沒有了。每星期从东家那里拿到一加爾涅茨裸麥，可是靠一加爾涅茨維持漫長的七天是困难的。因为甘卡家里有三个大人和三个小孩，而瓦西列克家里是五个大人和兩個小孩。

青年人的面孔越来越蒼白了，眼睛陷入得更深了，甘卡眼睛里的光輝也一天天更明显地熄灭了；她的修長的、柔軟的身軀僵僵起来，嘴唇边撇不开哀愁的表情。但是，瓦西列克是頑强的、堅定的，虽然他臉色蒼白，兩頰瘦削，仍然像先前一样在东家地里面和自己家里幹活，而当他在爱人身边的時候，他压抑着焚心的飢火，对着她微笑。可是甘卡越来越衰弱了。不止一次，当她在村里走動的時候，她的眼睛里發黑，身軀搖晃，疼痛像鉄錘似的緊勒着她的胸膛。

这就是庄稼人的希望和幻想啊！兩個人相親相愛，努力追求幸福，期待着它——可是，飢荒就来了，摧殘和杀死……

那一个春天东家和女东家十分操心。四月里將有一个盛大的庆祝会——他們結婚的周年紀念日。家里已經收拾好了客厅，从遙遠的外國給女东家寄来了絕美的外衣。花园里盛开着

芬芳的水仙花，紫羅蘭鋪滿草地。在等待會期來臨的當兒，東家看書，女東家彈琴，但不管書本也好，樂聲也好，都沒有向他們提到鄰人們遭遇的不幸，沒有提到瓦西列克和甘卡的痛苦，以及他們日益憔悴的面孔和幻滅了的希望。

這是兩個世界啊！

溫暖的四月給大地換上了翠綠的新裝，百靈鳥在歌唱，福壽草早就開花了；可是在這個不幸的、貧苦的歲月，村子里誰也沒有心情去聽春鳥的啁啾，沒有一個大姑娘把鮮花插上自己的髮髻。

在一個四月里的黃昏，甘卡坐在門檻上。西斜的陽光給她的頭髮鍍了一層金，她把頭低垂在兩只瘦削的手上，在她蒼白枯萎的臉上現出悲哀和痛苦的表情。爸爸和媽媽服勞役去了；弟弟和小貓一同藏在條凳底下；妹妹在暖爐上蜷曲着身子哼叫；最小的弟弟生了病，滿身腫脹，奄奄一息地睡在搖籃里。

甘卡久久地坐着，沉湎在自己的思慮中。太陽已快落山的時候，瓦西列克從籬笆後面轉出來，慢慢走到她身邊，一言不發，挨着她坐下。

女郎把淚眼模糊的視線轉向情人，瓦西列克用手掌托着下巴，他們就這樣坐了一陣子，默默無言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

“瓦西列克，”忽然，甘卡彷彿記起了什麼，開始說話了，“你今天吃了裸麥粥嗎？”

小伙子把手一搖。

“哪有什麼裸麥粥！”他用嘶啞的聲音回答。“我們吃的是藜和蕁麻，因為管家自從生了我們的气以後，就不肯把裸麥發給我們了。”

甘卡迅速地站起來，走進屋子，這一天是星期二，她家里用

东家的裸麦煮了稀粥；甘卡沒有吃它，她整天什么也沒有吃，把自己的一分留給了瓦西列克。她知道他在庄园里沒有領到裸麦，会餓着肚皮到她家来的。过了一会兒，女郎从屋里出来，遞給情人一个木匙和一提鍋食物。

瓦西列克慌忙地抓住提鍋，狼吞虎嚥地吃下这种極其平常的食物。当他吃的时候，眼睛射出光輝，消瘦的兩頰泛起緋紅色；他忘了世界上的一切，甚至連甘卡也忘記了，只是吃呀吃呀，直到提鍋里点滴不剩。他这样貪饑地享受用老爷的裸麦煮的稀粥是毫不足怪的——要知道他已經有兩個星期仅仅靠煮熟的青草苟延性命。

甘卡怀着痛苦与快乐交織的心情瞧着他；飢餓在割裂她的胸膛，可是她把自己的口糧給了爱人。

她从瓦西列克手里接过空提鍋，拿进屋里去了；随后轉回来，和小伙子並排坐在門檻上，用兩只手挽着他的脖子，把腦袋靠在他肩膀上。而他用一只手抱着她貼紧自己，另一只手摸撫她淺色的、披散的头髮。

“你是我的天鷹，瓦西列克！”女郎低声說。

“我的小鴿子，好寶貝！”他輕輕地回答。

於是，他們沉默了，靜悄悄地坐着；他們还有彼此相爱的力量，可是飢餓拮紧了他們的喉嚨，使他們講不出話来。

太陽落下了地平線，从老爷地里回来的人們在村子的对面一头出現了。甘卡起来了，瓦西列克也站了起来。他还久久地舍不得把她从怀里放开，他們像先前一样默默相視，終於交換了一个热烈的長吻……小伙子低垂着腦袋进村里去了，甘卡在他后面凝視了一会，然后走进屋里，她一点力气都沒有，跌倒在条凳上。

正在这同一个时间，东家和女东家在庄园里沿着碧綠的草地和盛开的百合花壇中間一条寬闊干淨的花徑散步。

女东家靠着丈夫的臂膀，和他談着即將到来的庆祝会和自己华丽無比的外衣，告訴他理想中的旅行和冬季的娱乐。东家把妻子的小手握在自己掌心里，听着她愉快的絮絮不休的長談，然后敘述在書本里讀到的和从前周遊世界时看到的一切。太陽落了山，女僕前来稟告：香茶已經泡好了。东家和女东家踱进屋里，在打开了的窗戶旁边喝茶吃点心，一面仍旧兴致勃勃地談着。过后，天色已黑，听見了鋼琴声——这是女东家在演奏，而东家坐在她身边听音乐，不时吻着妻子雪白的小手和鮮紅的嘴唇。

看哪！这是两种爱情、兩对情人、兩個世界！……

在这个四月的黃昏以后的第二天，甘卡的爸爸和媽媽一清早就服劳役去了。女郎搖晃着起了床，在爐子里生了火，出外去採藜。

她捧了一束青草回家，开始煮午飯：將盛了水的提鍋擱在火上，把青草放进去。貓在条凳下咪嗚咪嗚地叫着，小孩也在条凳下尖叫；茫然失神的八岁女孩蜷曲着身子坐在条凳上，腫脹的嬰兒睡在搖籃里。

快到中午了。甘卡走出屋外，望了望太陽，向走过旁边的鄰人問明了她的爹媽在什么地方幹活，再回到屋里。她餵小孩吃了藜，自己也吃了，压了压飢火，可是煮熟的青草並沒有使她增加气力。然后她把半流質的青草渣汁倒在兩只提鍋里，用头巾包好头走了。她搖晃着身体，吃力地一步一步走过村庄。女郎在瓦西列克家門口站住了，向他的母亲——她在院子里拾木片——問了好，繼續往前走。她沒有看見瓦西列克，因为他也在服劳役。这是晴朗的、有点炎热的一天，一縷縷的陽光照射在大地

上，空气中散發着香味，鳥兒們嘰嘰喳喳叫着，仙鶴在屋頂尖鳴。女郎拿着兩提鍋食物，始終是不穩定地跨着步子，她過了村莊，越過田野，然後再走過草場。終於，她出現在小河边。農民們都在小河那邊的老爺地里幹活。甘卡看見她的爸爸和媽媽也在他們中間。河面上橫跨着一道小橋，橋面是夠寬的，可是卻不穩固，每走一步橋板就壓彎一下。甘卡一走上小橋就搖晃起來了；她連忙退轉來，在草地上坐下，因為她兩條腿在發抖。哈爾瓦爾瞧見了女兒，向她喊了一聲。

“你們自己到這兒來拿飯吧。我走不過小橋，我會跌下水去的。”女郎用微弱的聲音喊。

哈爾瓦爾正要往女兒那裏去，可是管家喝道：

“你在那裏和女孩子講什麼廢話，快幹活！”

又對甘卡高叫：

“馬上自己拿過來！我要讓你知道我的厲害！橋上走不得人嗎？！好高貴的太太，大家來瞧瞧看……”

說着，對她作了個舉鞭欲下的姿勢。

甘卡掙扎着站起來，拿起提鍋走上了小橋。這一次她走了一步沒有搖晃，可是在第三步上她的腦袋開始暈眩。女郎再向前走……兩條腿抖起來了，眼睛裏發黑，她叫了一聲，又跨了一步。管家在對岸叱喝：

“還不快些，嘿！你們瞧，多麼嬌滴滴啊！走起路來兩條腿彷彿是別人的！”

他何嘗想到：可憐的女孩子餓得一絲氣力都沒有了。

甘卡給管家一喝抖得更厲害了；她向橋下望了一望，一失手把提鍋落下去了，她想往前走，身子卻搖晃不定，她再叫了一聲，接着……“撲通”栽進了河里。

岸上發出了父亲和母亲的絕望的哀号。瓦西列克不在那兒，他在老爷地里的另一边幹活。

当天傍晚，哈尔瓦尔家里燃起了明亮的灯火。紅色的火燄以战慄的閃光照亮了陰沉沉的、悽慘的小房間；在灯火旁边的条凳上躺着甘卡——她从水里捞上来就断了气。她的長頭髮散开了，双手叠放在胸前，朴素的襯衣上紮了一根紅帶子，那是情人从前送給她的。媽媽坐在她旁边的地板上，她沒有气力按照鄉間的風俗大声慟哭，只是低声啜泣，用圍裙拭擦眼淚。在屋子的另一个角落里，条凳上坐着哈尔瓦尔；他的兩手放在膝盖上，腦袋低垂到胸前；粘在一起的、乱糟糟的頭髮糾結在額前。从他嘴里沒有吐出一个哀悼的字眼，从他凝視地面的眼睛里沒有滾下一顆淚珠，然而在这个农民悲痛的、默默無言的臉上流露出最可怕的东西——隱藏在內心的無能为力的絕望。

瓦西列克不在这兒。当甘卡的死訊傳开了时，他臉色慘白，帶着渙散的目光奔进村里，他望了一眼女郎的屍体以后，立即抱着头跑掉了。大家枉費力气找他；过了整整一天，哪兒也沒有瓦西列克的踪影。

陰森森的寂靜籠罩着屋子，只有灯火的爆裂声、女人的哀泣以及哈尔瓦尔沉重的歎息时或打破沉寂。在屋角落的搖籃里，餓得發腫的嬰孩死去了。

这天晚上，老爷庄园里到了許多客人。老爷从管家嘴里得知甘卡淹死了，他在华灯照耀、珍饈罗列的筵席上向聚集在四周的来宾們講述了这一不幸的事件。

“假如这个姑娘長得漂亮的話，那才可惜呢。”有个慣說俏皮話的人說，使在座者开心是他分內的事情。

“她是漂亮的，”东家回答。“而且，好像还是个快出閨的姑